

殉



殉

王任叔著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8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再版

印 數 2001—4000

書 名 殉

著 者 王 任 叔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總發行所上海泰東圖書局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全一冊

定 價 大 洋 七 角

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天濤 劍波 合著

新婦女的解放

全書一冊定價三角五分

這本書是天濤女士劍波先生的論文集，他們誠誠懇懇鮮明的指出了婦女解放的新出路，願我青年男女同志們，都能從這本書裏從新覺悟，共同攜手努力奮鬥，來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郁達夫著

沈淪

實售四角

此書是郁達夫先生著，內中包含長篇小說三篇。第一篇沉淪，第二篇南遷，第三篇銀灰色的死，均以流麗之筆致，虔敬之態度，描寫近代青年性的煩悶，分析入微，可謂大胆無畏之作品，愛讀小說的不可不看，而有一切的煩悶的青年，尤不可不看！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殉

目 次

情 華

不 幸 的 男 子

殉

黑 夜

把 戲

殺 父 親 的 兒 子

黃 緞 馬 褂

賣 稿 之 前

情 華

(一)

雖則是秋深的時候了，然而南國的風光，却還保持着初春的色調。我們住着的亭子間的外面，還是一片蔥籠的綠意，牆角修竹，正初解簾衣，抽出了稚嫩的枝條；窗外芭蕉，秀挺綠掌。過道上的紫藤架。雖不時吹下幾片黃葉，而綠葉扶疎却表現出冬末春初的新生氣象，這裏使年年陷在頹廢境地裏的我，得到了生的喜歡了。

固然是滿山紅葉飽嘗了一身秋色的故鄉，足以

使隔遠千里的游子的懷念；然而『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古哲的明訓，却未始不足以爲我解嘲。此次我遠涉重洋，來粵從軍，早已置生死於度外，甚願這幾滴被世人欺凌而激起的熱血，留在沙場之上，得到了揮灑的處所，於解放被壓迫的民衆的鎮練的工作上，也不能說不無少補。可是一生顛倒的我，事實每與志願相左，竟讓我留守後方，吃着閒飯過日；要不是有同鄉倩華君互相安慰，豈特徒作脾裏肉生之想，簡直要在這滿口燕語心情難通的境地中坑死我了。

但誰知現在倩華君竟因了婚姻問題的關係，更促進了他積極的革命的精神，千方百計，得跟隨着參謀處長赴前方去了；只留下我孤獨地在這冷清的亭子間裏挨着漫漫的長夜了。

記得事情發生的前一夜，我和倩華君正談了三點多鐘關於戀愛問題的話，——這自然是青年人愛談的問題，誠有如吃飯一樣，沒有一天不談到的，但

我們那一夜談到的，似乎不僅僅是開玩笑，實包含着甚深的意義。——我羨慕着倩華君的幸運，我恭維着倩華君的改造環境轉換命運的力量，竟能在不幸的盲目婚姻制度中而投入到意味深長的戀愛生活中，又不使對手方受過絲毫的痛傷，這真是合乎人道合乎時代潮流的最妥善最合理的方法。『可憐我呢！唉！』我那時就對他說，『不但是做了時代的犧牲者，我簡直是做了時代的俘虜了。因為犧牲畢竟是痛快的事，犧牲了就完了！俘虜却是個慢性肺結核，每天處在半死不活之中；真理的光明是在我們的眼前，而黑暗的負擔却在我們的肩上。啊！倩華君！我是多麼矛盾，多麼衝突，進退維谷的人！我羨慕人家一對對的在愛神的寶座下悅樂地跳舞，我又忘懷不了在人道束子下維繫着的劫奪我人生的光榮與幸福的魔鬼。倩華君！你在愛神將護下的驕貴的兒郎！請你以柔和的手——撫平我心上的創痛吧！』

我這麼說了以後，竟支不住倒下在床上。而倩華見了我這種狂態，却只是微笑。如同秋晚雨霽後的一線明光；全面部呈現着聖母畫像似的溫和的笑容，接着我又說：

『倩華你可不知道人間最悲苦的，是那一種人；當然我可以代你答一句，是失戀的人了。但是我覺得你這話錯了。失戀畢竟不但不是一樁悲苦的事情，而且是最有詩意的，最感到甜密的餘味的事情。因為一個人在尚未失戀之前，至少曾經嘗過幾多羅曼司的滋味，喁喁的情語呀！香潤的接吻呀！明月下俏麗的雙影呀！百花叢中來往的追逐呀……無一不是人生光榮的史蹟；雖則我現在失却事實上的她了，然而她能够將我心中嫵娜的影子，光榮的紀載一齊刼去嗎？我用着一滴滴的淚珠，去紀念着這件事的過往，那又是何等痛快的事呵！倩華喲！這難道還是人生最悲苦的人嗎？我以為人間最悲苦的人，惟有是不應戀者的

我啊！固然還有『不得戀』的朋友，也是和不應戀者一的悲苦的，然而他們又有希望，他們又有戀愛的資格，一旦得到了愛人，愛神的慈雲包圍了他，他未嘗不可以志高氣揚的在愛神的寶座下與愛人攜手共舞去驕傲一切萬有；只有我喲！只有我這個不應戀的行尸喲！終生躲在黑暗的一角上，佔不到人生的一席！偶然一向外面望一望光明；人道義務，責任，都變成了一把把的刀劍向我的心中刺謬！我又那里有這勇氣擋住這些攻擊的襲來，我也只好因此屈服了！但是，情華喲！我已完全想透了，我雖是人間最悲苦的人，我情願終於悲苦的境地裏，猶如行在沙漠上的一隻駱駝，背上馱着一包舊世界的義務，向着光明的新世界走去！我雖則直至於精疲力竭，因此倒在沙上死了，而新世界終於不能走到，我亦決無所怨！你看，我現在不又是一個矯矯健兒，預備抱着救世主義向人間奔去的人了嗎？你之來此，固然得到了愛之

激助；我之來此，却又是爲什麼呢！倩華喲！我是未能忘却人間，想以我沒有人接受的愛去移贈人間呵！……」

在這夜裏，我竟也不自知其所以然，談了這許多話，倩華聽到了我末後的幾句話，也不禁悚然歛容；似乎在我們的胸中各自激起了革命的精神的怒潮。微笑的聖母似的倩華，此時竟成了個默禱的少女一般的嚴肅了。

芭蕉肅然的聳立在黑暗的天空中，電燈光所照到的極限內，如畫的呈現着一片片深綠的瘦葉，如妙齡的少女在別人家新婚晚上聽房一般的沈默地屏聲靜氣地聽着我們的談話。遠處的市聲狗聲，近處的蟋蟀的清吟，又如在暗地裏助長着我們談話的興趣。而那在我們潛亭的——就是亭子間——前面居高臨下的一進偉大的洋房辦事處，却全個落在死的沈默裏。

在這樣的秋高氣爽的清夜裏，像我們這樣的談

話，確也是人生的樂事。但誰知黑夜潛匿在山谷裏白日支配了大地的次晨，不幸竟駕着飛機帶來了倩華君傷心的消息呢。

因爲南國老是困人的天氣支配着，臨午我終覺得非睡一忽不可，這或許安閒的生活讓我的神經隨性化了的緣故。我正在床上小睡時候，夢中似的聽到一種急速的步調，醒來，倩華已立在我的床前了。

『喂！淨沙，我不信有這會事。你看呀！』倩華的手中提着一封淡綠色的洋信封的信，向我慘然的一笑。『這怕是她給我開玩笑的吧！否則，也是我在做夢。……』他移過一把藤椅在我床前坐下。

『啊啲！淨沙！』他忽又如從魔魘下掙扎出來似的驚醒地說：『現在，不幸是帶來了我的悲苦了！淨沙，你看呀！你想，我在這種悲涼的情境中。不幸的消息下，還有甚心情去略領你所謂的失戀的詩意呀！』

我這時心境頓然擴大起來，母親似的撫着他，從

他的手中接過信來，我抽出了信紙讀去。

『情華吾兄：

我現在萬分感謝你，使我認識了人生的正鵠。倘然不是你強迫我要來此讀書，我斷然沒有今日的一天。

我以前終覺得你對我的態度有點奇特，我現在才知道你這種態度是對的，而且是十分對的。我新近讀了廚川白村的戀愛論，知道沒有戀愛的結婚是人間的悲劇野獸的喜劇。這話真不錯呀！真是至理名言。——我在這一方面上，已經是拜你的賜很多了。

然而，現在我要向你提出一種質問，你現在是不是還抱着從前對我的一種態度。如其你仍舊抱着你從前對我的一種態度，我現在是很願意接受你這種態度的。雖則我的父母未必答應，但我有能力使他們不得不答應。如其你放棄了

你從前對我的一種態度，情願在舊式的婚約下，繼續我們倆的關係；則我有向你提出和你解除婚約的必要。倩華兄！要知這是我必不得已的苦衷，雖則你，救了我，從舊禮教的束縛下解放了我，你是我的恩人，你是我的大恩人，但你未必是我的情人！因為在現在止，對於你的好意，我是接受了。對於你的個性，我還不知道，我所以也無從接受你的愛情了。同時，我也很知道，你一定能够接受我這個要求，倩華兄！你是個最明亮不過的人，你是個比我早已知道了婚姻的意義的人！你趕快寫信來答覆我，讓我自由了，同時也自由了你自己！

我情願你做我永生的恩人？而在現在爲止，我是要謝絕你做我的情人！除非是將來我們倆到很諒解的程度。……』

的確，我也爲他淒然了！這事是來得多麼突兀

喇！倩華對於她從過去的事實上所表現的真是可謂用盡心力無所不至，而看她這封信對倩華又是多麼薄情。我於勉強安慰倩華以後，并勸他勿爲此事而心灰意懶。因爲機會是要我們去造的！時日終久還長呢，倩華和她將來正有結合的機會的可能，雖則她現在一時油迷了心，這樣決絕的來拒絕他。

『但是——倩華喇！』我對他說：『你儘可不必傷心，她未嘗不留餘地，她何忍棄你過，你看，她不是明明說除非我們倆到很諒解的程度……那不是還戀戀於你的嗎？……』

(二)

正也和數學的公式一樣，二加二等於四；倩華的婚姻，便在這個刻板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公式中訂定了；那時倩華還只有八歲。

雖則是只有八歲的孩子，據倩華說，他那時已經

有得妻的喜悅了。然而完全是盲目的衝動，

一直到了十四歲，他開始對於自己婚姻的懷疑；像這樣一個不相識的女子，將來要共同生活下去，是否可能？然而倩華又不敢把這個意見向父母表白。一個男子去紀念着妻子的事，實在也太不長進了。——於是倩華只得暗地裏每天對於蘆荻——他的妻子——增加厭惡。

十五歲的時候，不幸的倩華，又喪失了他年老的父親；他父親最後的床上易簀的話只是說：『我對於人生也滿足了；責任也可算告盡了！不過還有一點遺憾，倩華的女人還沒有給他娶過來，待你（對着倩華的母親）把這件事辦好後，我也來叫你去。』倩華當時聽到父親這一套遺言，心中更禁不住一陣陣的酸痛，眼淚更如急雨一般的奔流，他如其要想完成『父親的責任』呢，便非把蘆荻娶過來不可。但畢竟蘆荻在倩華的心中的地位是早已被否認了的；現在父親